



一個族語戲劇競賽 必需要有整個民族社會來支撐

民族言語演劇コンテストは民族社会全体による支えが必要

An Indigenous Language Drama Competition Requires the Support of the Whole Indigenous Society

文／編輯部

圖／Legeane Kasepelane 柯菊華（臺灣師範大學原住民民族語言台北學習中心族語教師、Rukay 雲豹文化藝術團團長）

柯菊華 曾是護理師，因為病友的介紹成為台北語言巢的魯凱族族語老師，也擔任過原住民族族語教材編輯委員、認證測驗委員、全國語文競賽評判，也寫過好幾篇霧臺魯凱語朗讀文章，在這樣長期帶學生學習族語，參加戲劇競賽的過程，她體認到沒有整個民族社會來支撐，族語戲劇競賽只是表演而已。

編劇是不同世代之間的流動

長期指導「雲豹隊」（Rukay 雲豹文化藝術團）參加「族語戲劇競賽」已15年，對柯菊華老師而言，戲劇從來不只是比賽，而是一條讓族語持續活在生活中的路。在這15年來，她們已累積15部劇本。劇本內容多來自魯凱族神話與部落故事，透過田野調查訪談八、九十歲的耆老，以全族語錄音保存，再逐句整理、翻譯成劇本。這樣的過程，其實不只是「編劇」，更是一種語言知識的重新組織與文化記憶的轉譯。從耆老口述到學生演出，中間經歷錄音、翻譯、理解、重構與再表達，語言不只是被保存，而是在不同世代之間重新流動。

語言生存要靠一群人不斷地說

柯老師提到，很多學生從幼幼班、國小就開始接觸魯凱語，一路學到國中、大學。最初只是「語言巢」裡少數幾位孩子，後來透過家長互相介紹，參與的學生越來越多。這些學生分散在不同學校，每到星期六下午，便固定聚在一起排練、學語言。她形容，這群孩子與家長，「就像一個大家庭」。而這樣的「大家庭」，其實也正體現了族語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：語言從來不是只靠學校單方面完成的。真正能延續語言的，不只是課本與考試，而是家庭、社群與生活場域能否一起參與。

一場戲劇競賽促成全家總動員

柯老師觀察到，戲劇競賽因為是「全族語」演出，家長即使原本不會說族語，也不得不開始一起



2024年世界母語日，柯菊華老師榮獲原住民委員會頒發「全國原住民語言老師獎」。

受訪者簡介

Legaeane Kasepelane 柯菊華

屏東縣霧台鄉霧台村人。魯凱族。現任
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廣播電台 Alian
96.3 新聞主播 / 文化教育節目主持人、臺灣師範
大學原住民族語言台北學習中心族語教師、台北
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現任委員及Rukay雲豹
文化藝術團長等職。



學。許多都市長大的孩子，其實沒有真正長時間生活在部落裡，甚至部分家長本身也不會講魯凱語。可是，當孩子回家練習台詞、背誦劇本，家長開始陪著看、陪著念，慢慢也學會閱讀書寫符號，甚至跟著孩子一起學發音。這種現象很值得思考。過去很多人認為族語學習是「學生的事」，但實際上，戲劇競賽卻意外形成了一種家庭共學機制。孩子成為語言的傳遞者，反過來影響家庭。語言不再只是課堂中的知識，而變成親子之間共同參與的事情。

斷裂：詞彙與詞典之間、詞彙與情境之間

柯老師也坦言，一開始她曾經要求學生死背劇本，但後來發現那樣「不自然」。隨著學



Rukay雲豹文化藝術團，屢獲族語戲劇競賽佳績。

生從小學習魯凱語，她開始改變方式，讓學生自己透過「線上詞典」查詢詞彙。然而，真正操作之後，問題卻浮現。例如「巴冷公主去山上找草藥」這樣一句話，詞典往往無法整句查詢；「巴冷公主」查不到，許多詞彙也經常找不到對應。她苦笑說：「劇本只有10分鐘，但查字典時間可能遠遠超過10小時。」這其實點出了目前族語數位資源的重要困境。

現有許多族語詞典，仍偏向「單詞式」資

過去很多人認為族語學習是「學生的事」，但實際上，戲劇競賽卻意外形成了一種家庭共學機制。孩子成為語言的傳遞者，反過來影響家庭。語言不再只是課堂中的知識，而變成親子之間共同參與的事情。





有些學生為了升學而參加認證，取得資格後，反而停止學習族語。她直言：「考上了，就不來了。」這種現象，其實不只是個別學生的問題，而是目前整體制度設計必須重新思考的地方。



柯菊華老師帶領的Rukay雲豹文化藝術團，是族語戲劇競賽的常勝軍。

料庫，但語言真正的使用，往往是句子、情境與語境。學生查得到單詞，卻不一定能組成自然的句子。於是，很多台詞只能重新拼湊，甚至查到的內容只有部分真正能使用。這也反映出目前族語教育常見的問題：詞彙與語境之間的斷裂。當學生能背單詞，卻無法自然說話；

能應付考試，卻難以真正使用語言，那麼語言學習便容易停留在形式，而無法進入生活。戲劇競賽的價值，某種程度上正是在於它迫使學生「把語言說出來」，並且在情境中使用。

有口難言：找不到詞彙來表達概念

柯老師也提到，在劇本中，她其實很少使用新創詞。尤其像「讀書」這樣的概念，到底



藉由戲劇表演，讓族語在不同世代間流動。

該使用老人家熟悉的日語音譯，還是以族語重新解釋，經常引發討論。她認為，比起詞彙是否「標準」，更重要的是「大家能不能聽懂」。她說：「我盡量用自己的方式，簡單地表達，讓大家都能聽得懂我們在講什麼。」這樣的觀點，其實也觸及當代族語發展中一個重要課題：語言標準化與實際使用之間的平衡。語言規範當然重要，但如果脫離實際使用者的生活經驗，語言就容易變成「只能考試、不能生活」。尤其戲劇是口語演出，不是書面展示，觀眾是否能理解、學生是否能自然說出



在台北市自來水博物館前廣場，雲豹文化藝術團進行豐年祭活動表演。



2019年第9屆全國原住民族語戲劇競賽，雲豹文化藝術團榮獲社會組第一名的殊榮。

口，往往比形式上的「正確」更重要。

認證：爲了考試，不是爲了在生活上說

談到認證制度時，柯老師也提出她長期觀察到的現象。有些學生爲了升學而參加認證，取得資格後，反而停止學習族語。她直言：「考上了，就不來了。」這種現象，其實不只是個別學生的問題，而是目前整體制度設計必須重新思考的地方。當語言只剩下「加分工具」，學習動機就容易停留在短期目標。一旦目的達成，語言便失去繼續存在的理由。

傳承族語要付費

相較之下，她反而認為戲劇、音樂劇與演出，更容易讓學生真正留下來。因為學生能在舞台上被看見，也能實際參與文化活動，甚至獲得演出費與獎金。「語言的未來，要能生存。」她很直接地說。這句話，或許正是整篇訪談最沉重，也最真實的一句。她提到，自己已經退休，投入族語廣播與戲劇推廣，希望慢

慢交棒給下一代。但當她詢問大學即將畢業、一路跟著她學習族語的學生，是否願意成為族語老師時，學生的回答卻非常現實：「寒暑假沒有課，我們房租怎麼辦？」這不只是個人選擇問題，而是整個族語教育結構的困境。如果語言工作者始終缺乏穩定制度與生存條件，即使有熱情，也難以長久投入。語言復振不只是教材、競賽與認證，更牽涉到青年是否能看見未來。

一場戲牽動整個社會

因此，從戲劇競賽延伸出來的，其實不只是表演，而是必須要有語言、家庭、教育、制度與文化傳承等一系列的要素組成的網作為支撐。戲劇之所以重要，不只是因為它能讓學生站上舞台，而是它讓語言真正回到「人與人之間」。當孩子開始說族語、家長開始陪著學、學長姐開始帶學弟妹、耆老的故事重新被演出，那條原本可能逐漸鬆散的語言網絡，也因此再次被慢慢編織起來。◆